

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

冰心

ZHONG GUO ER SHI
SHI JI SAN WEN
JING PIN

卷



BING XIN

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，雄浑
得像军歌，生动曲折的像小说，活泼
尖锐得像戏剧对话。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冰心卷

萧 凤 编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主 编 林 非

副主编 陈华昌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乔继堂 惠西平

刘应争 张品兴

苏 冰 李晓丽

序

·序·

肖 凤

冰心先生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了，她是“五四”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，也是到目前为止硕果仅存的“五四”文学先辈。“五四”运动爆发那年，她只有十九岁，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学生，在时代氛围的感召之下，她拿起了笔，以“问题小说”登上了文坛。之后，她就一发而不可收，不仅写小说，还写散文，写诗，写散文诗。写作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，1921年她从理预科毕业后，改行入了文本科，进入燕京大学读书。从此，她就放弃了原来想当一名医生的理想，而彻底地、全心全意地转入了她所热爱，也最擅长的文学领域了。

冰心虽然从事着多种文体的写作，但是她最喜欢运用的体裁是散文。正如她自己在《关于散文》一文中所说明的：“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样式。”的确，从二十年代初期直至今，漫长的七十多年时间里，冰心先生写出了许多优美的散文篇章，都以它们特有的艺术魅力，引起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共鸣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热爱。

《寄小读者》是冰心散文最主要的代表作，流传久远，名震遐迩。笔者的父辈和笔者本人都在年龄很小的时候，就怀着

浓厚的兴趣，拜评读过它们。这是一组优美的，独具风格的散文。写于1923年至1926年间，这段时间是冰心在美国留学的日子，她从启程前夕一直写到学成归国。在这组散文的二十九篇通讯里，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一个字，那就是：爱。冰心爱儿童，爱家园，爱亲人，爱母亲，爱父亲，爱三个弟弟，爱她的美国同学，爱大洋彼岸美丽的大自然。她把这种爱化作一种极为清丽，极为温婉的文笔，向小读者们娓娓道来，显示了冰心特有的那种善良、美好、多愁善感的文思。

母爱是冰心散文中的一个永久的话题。对于母爱的歌颂不仅表现在《寄小读者》这组散文里，另外也表现在《往事（一）》和《往事（二）》这两组散文里。她在《寄小读者·通讯十》里，曾经这样地歌颂过母爱的神圣无边：“她的爱不但包围我，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；而且因着爱我，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，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。小朋友，告诉你一句小孩子以为是极浅显，而大人们以为是极高深的话，‘世界便是这样的建造起来的！’”她在《寄小读者·通讯十二》里，又曾经这样地发誓：“一心一念，永住永存，尽我在世的光阴，来讴歌颂扬这神圣无边的爱！”冰心笔下的慈母，不仅是温柔宽厚的，而且是开明通达、深明大义的，她有一颗无所不在的博大的爱心。因此，当冰心在散文《南归》里，写到她在母亲病重的时刻，从北京奔赴到上海父母的家中，尽最后的孝心，在悲痛欲绝的情景里，强颜欢笑，服侍安慰弥留之际的慈母时，读者看到此处，也会不由自主地，随着作者的描述而黯然神伤，流下热泪。

在歌颂母爱的同时，冰心也歌颂着父爱和手足之情。众所周知，冰心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所以，不论是在她早期写作的《寄小读者》、《往事（一）》和《往事（二）》里，还是在她晚年写作的《我的三个弟弟》里，都在歌颂着母爱、父爱和姐弟之爱。她把庄严勇敢的慈父，比喻作清晨即出、雍容灿烂的太阳：“早晨勇敢的灿烂的太阳，自然是父亲了。他从对山的树梢，雍容尔雅的上来，他又温和又严肃的对我说：‘又是一天了！’我就欢欢喜喜的坐起来，披衣从廊上走到屋里去”（《寄小读者·通讯十三》）。她把三个弟弟，比喻成三颗明亮的星星：“我凝望天空，有三颗最明亮的星星。”“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书上，寻求出他们的名字，时至今日，我不想寻求了，我已替他们起了名字，他们的总名是‘兄弟星’，他们各颗的名字，就是我的三个弟弟的名字。”（《寄小读者·通讯十三》）

除了对亲人们的热爱之外，冰心笔下的另一个永久的主题是歌颂美丽的大自然。冰心有一颗爱美的心，在冰心看来，只有大自然的美，才是美的极致。她说：“世界上最难忘的是自然之美”。（《寄小读者·通讯十》）因此，不论是大海，还是青山，不论是朝阳，还是晚霞，不论是星辰，还是皓月，不论是树木，还是花草，都得到了冰心的爱恋和歌颂。这种对于大自然的眷恋之情，不仅在她早期写作的《寄小读者》和《往事》诸篇里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，以后在她中年写作的《默庐试笔》和《力构小窗随笔》里，也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。冰心常常面对着大自然沉思凝想，在大自然的美景面前，冰心又常常把自己的思绪和感情折回到自己家人的身上。这种把亲情

与美景合二为一的情绪，实在是冰心文思的特殊风格。

茅盾先生在《冰心论》一文中曾说：“在所有‘五四’期的作家中，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属于她自己”，“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。”的确如此，冰心的散文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郁达夫先生在《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）导言》中曾说：“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，文字的典雅，思想的纯洁，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。”阿英先生也曾在《现代中国女作家》一书中，把冰心的文学语言与艺术风格概括地称之为“冰心体”。正是冰心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就，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。这正如林非在《中国现代散文史稿》一书中所指出的：冰心先生的“文笔细腻委婉，清新隽丽”。“她善于提炼口语，却又吸收融化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中的词汇，加以精心的锤炼，从而丰富了自己作品的表现能力。她写得铿锵流利，玲珑剔透，无论写景还是抒情，都显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来。”这段话概括得十分确切。

对于后学者来说，冰心先生的散文永远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范文，值得大家好好地研读和学习。

由于篇幅的限制，我们的《冰心卷》只选编了她老人家的散文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，以飨读者。

目 录

序	肖 风
笑	(1)
往事 (一)	(3)
到青龙桥去	(24)
往事 (二)	(29)
寄小读者	(59)
南归	(182)
默庐试笔	(213)
力构小窗随笔	(218)
小桔灯	(226)
再到青龙桥去	(229)
关于散文	(235)
霞	(237)
说梦	(239)
我的三个弟弟	(241)
病榻呓语	(251)
小品二章	(253)

笑

雨声渐渐的住了，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。推开窗户一看，呀！凉云散了，树叶上的残滴，映着月儿，好似萤光千点，闪闪烁烁的动着。——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，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！

凭窗站了一会儿，微微的觉得凉意侵入。转过身来。忽然眼花缭乱，屋子里的别的东西，都隐在光云里；一片幽辉，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。——这白衣的安琪儿，抱着花儿，扬着翅儿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“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，什么时候，我曾……”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——默默的想。

严闭的心幕，慢慢的拉开了，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。——一条很长的古道。驴脚下的泥，兀自滑滑的。田沟里的水，潺潺的流着。近村的绿树，都笼在湿烟里，弓儿似的新月，挂在树梢。一边走着，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，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。驴儿过去了。无意中回头一看。——他抱着花儿，赤着脚儿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“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！”我仍是想——默默的想。

又现出一重心幕来，也慢慢的拉开了，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。——茅檐下的雨水，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。土阶边的水泡儿，泛来泛去的乱转。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，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。——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，连忙走下坡地去。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，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，站住了，回过头来。这茅屋里的老妇人——她倚着门儿，抱着花儿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这同样微妙的神情，好似游丝一般，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，缩在一起。

这时心下光明澄澈，如登仙界，如归故乡。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，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。

往事 (一)

往事 (一)

——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

女一就如此

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，
然而在心灵脆弱者，
已经反复而深深地
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！

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，
将这些往事
移在白纸上罢——
再回忆时
不向心版上搜索了！

—

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，一节一节的斩断了，圆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。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来看；含泪的看，微笑的看，口里吹着短歌的看。

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，这般丰满而清丽！

我有一个朋友，常常说，“来生来生！”——但我却如此

说：“假如生命是乏味的，我怕有来生。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满足的了！”

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；海的西边，山的东边，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，吸收着山风海涛。每一根小草，每一粒沙砾，都是我最初的恋慕，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。

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，憨嬉的图画，寂寞的图画，和泛泛无着的图画。

放下罢，不堪回忆！

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阴；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，都是这绿阴烘托出来的。有浓红的，有淡白的，有不可各色的……

晚晴的绿阴，朝雾的绿阴，繁星下指点着的绿阴，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阴！

感谢这曲曲屏山！它圈住了我许多思想。

第三个厚的圆片，不是大海，不是绿阴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！

假如生命是无味的，我不要来生。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满足的了。

二

黑暗不是阴霾，我恨阴霾，我却爱黑暗。

在光明中，一切都显着了。黑是黑白是白的，也有了树，也有了花，也有了红墙，也有了蓝瓦；便一切崭然，便有人，有我，有世界。

往事(一)

颂美黑暗！讴歌黑暗！只有黑暗能将这一切都消灭调和于虚空混沌之中；没有了人，没有了我，更没有了世界！

黑暗的园里，和华同坐。看不见她，也更看不见我，我们只深深的谈着。说到同心处，竟不知是我说的，还是她说的，人耳都是天乐一般——只在一阵风过，槐花坠落如雨的时候，我因着衣上的感觉，和感觉的界限，才觉得“我”不是“她”，才觉得黑暗中仍有“我”的存在。

华在黑暗中递过一朵茉莉，说：“你戴上罢，随着花香，你纵然起立徘徊，我也知道你在何处。”——我无言的接了过来。

华妹呵，你终究是个小孩子。槐花，茉莉，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东西，在无人我的世界里，要拒绝这个！

三

“只是等着，等着，母亲还不回来呵！”

乳母在灯下睁着疲倦下垂的眼睛，说：“莹哥儿！不要尽着问我，你自己上楼去，在阑边望一望，山门内露出两盏红灯时，母亲便快来到了。”

我无疑地开了门出去，黑暗中上了楼——望着，望着，无有消息。

绕过那边阑旁，正对着深黑的大海，和闪烁的灯塔。

幼稚的心，也和成人一般，一时的光明朗澈——我深思，我数着灯光明灭的数儿，数到第十八次。我对着未曾想见的命运，自己假定的起了怀疑。

“人生！灯一般的明灭，飘浮在大海之中。”——我起了无知的长太息。

生命之灯燃着了，爱的光从山门边两盏红灯中燃着了！

四

在堂里忘了有雪，并不知有月。

匆匆的走出来，捻灭了灯，原来月光如水！

只深深的雪，微微的月呵！地下很清楚的现出扫除了的小径。我一步一步的走，走到墙边，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。墙的黑影覆住我，我在影中抬头望月。

雪中的故宫，云中的月，甍瓦上的兽头——我回家去，在车上，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，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的人到我的眼中，心中。

五

场厅里四隅都黑暗了，只整齐的椅子，一行行的在阴沉沉的影儿里平列着。

我坐在尽头上近门的那一边，抚着锦衣，抚着绣带和缨冠凝想——心情复杂得很。

晚霞在窗外的天边，一刹浓红，一刹深紫，回光到屋顶上

台上琴声作了。一圈的灯影里，从台侧的小门，走出十几个白衣彩饰，散着头发的安琪儿，慢慢的相随进来，无声地在台上练习着第一场里的跳舞。

我凝然的看着，潇洒极了，温柔极了，上下的轻纱的衣袖，和着纵横的琴声，合拍的和我心弦跳动，怎样的感人呵！

灯灭了，她们又都下去了，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。

原是叫我出来疏散休息着的，我却哪里能休息？我想……一会儿这场里便充满了灯彩，充满了人声和笑语，怎知道剧前只为我一人的思考室呢？

在宇宙之始，也只有一个造物者，万有都整齐平列着。他凭在高阁，看那些光明使者，歌颂——跳舞。

到了宇宙之中，人类都来了，悲剧也好，喜剧也好，佯悲诡笑的演了几场。剧完了，人散了，灯灭了，……一时沉黑，只有无穷无尽的寂寞！

一会儿要到台上，要说许多的话；憨稚的话，激昂的话，恋别的话……何尝是我要说的？但我盼这样的上了台，就必须这样的说。我千辛万苦，冒进了阴惨的夜宫，经过了光明的天国，结果在剧中还是做了一场大梦。

印证到真的——比较的真的——生命道上，或者只是时间上久暂的分别罢了；但在无限之生里，真的生命的几十年，又何异于台上之一瞬？

我思路沉沉，我觉悟而又惆怅，场里更黑了。

台侧的门开了，射出一道灯光来——我也须下去了，上帝！这也是“为一大事出世”！

我走着台上几小时的生命的道路……

又乏倦的倚着台后的琴站着——幕外的人声，渐渐的远

了，人们都来过了；悲剧也罢，喜剧也罢，我的事完了；从宇宙之始，到宇宙之终，也是如此，生命的道路走尽了！

看她们洗去铅华，卸去妆饰，无声的忙乱着。

满地的衣裳狼藉，金戈和珠冠杂置着。台上的仇敌，现在也拉着手说话；台上的亲爱的人，却东一个西一个的各忙自己

我只看着——终竟是弱者呵！我爱这几小时如梦的生命！我抚着头发，抚着锦衣，……“生命只这般的虚幻么？”

六

涵在廊上吹萧，我也走了出去。

天上只微微的月光，我撩起垂拂的白纱帐子来，坐在廊上的床边。

我的手触了一件蠕动的东西，细看时是一条很长的蜈蚣。我连忙用手绢拂到地上去，又唤涵踩死它。

涵放了萧，只默然的看着。

我又说：“你还不踩死它！”

他抬起头来，严重而温和的目光，使我退缩。他慢慢的说：“姊姊，这也是一个生命呵！”

委时间，使我有无穷的惭愧和悲感。

七

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，一缸是红的，一缸是白的，都摆在院子里。

八年之久，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——但故乡的园院

里，却有许多；不但有并蒂的，还有三蒂的，四蒂的，都是红莲。

九年前的一个月夜。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。祖父笑着和我说，“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，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。大家都欢喜，说是应了花瑞。”

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，早起是浓阴的天，我觉得有些烦闷。从窗内往外看时，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，白瓣儿小船般散飘在水面。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，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，那一朵红莲，昨夜还是菡萏的，今晨却开满了，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。

仍是不适意！——徘徊了一会子，窗外雷声作了，大雨接着就来，愈下愈大。那朵红莲，被那繁密的雨点，打得左右欹斜。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，我不敢下阶去，也无法可想。

对屋里母亲唤着，我连忙走过去，坐在母亲旁边——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，慢慢的倾侧了来，正覆盖在红莲上面……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！

雨势并不减退，红莲却不摇动了。雨点不住的打着，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，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。

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——

母亲呵！你是荷叶，我是红莲。心中的雨点来了，除了你，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？

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。